

國學基
本叢書 陸宣公奏議



書叢本基學國

議奏公宣陸

著贊陸

行發館書印務商

陸宣公翰苑集序

唐權德輿撰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嘻！一薰一蕕，善齊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柄，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理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傅；吾唐不幸，復擅棄於陸公。公諱贊，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侃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鎰以泉貨數萬爲賚，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簿。本傳作尉，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卽日爲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卽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服。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恫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啓沃謀猷，特所親信。有時讖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

至泫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贊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旣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溧陽之柩附葬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贈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爲之興改容叙弔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爲竇參忌嫉故緩之真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沉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竇參納劉士寧之賂爲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參素不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元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升爲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爲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贊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抗表請以贊代己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却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惟考校醫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摧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誥伸之爲典謨俾標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二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

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措枉。將幹璣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惟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烈。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在我。宏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邱軻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於編首。兼略書其官氏景行以爲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爲文。爲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順宗實錄

唐韓愈撰

紀云。陸諱贊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遷爲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贊隨行在。天下搔擾。遠近徵發。書詔一日數十下。皆出於贊。贊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啓德宗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已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致興。後代推以爲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爲賢者。陛下誠能不憚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爲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回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爲德宗尅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嗟其爲相。竇參深忌之。贊亦短參之所爲。且言其驥貨。於是與參不能平。尋真拜兵部侍郎。加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爲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真僞。紛雜更困。得大爲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贊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竇參出。李巽爲常州刺史。且迫其行。巽常銜之。至參貶爲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

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貺。德宗以參得罪而以武將交結。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贊焉。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贊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贊而代之。又知贊之不與己。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元故與贊同職。姦巧佻薄。與贊不相能。知贊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贊短。宰相趙憬。本贊所引。同對。嫉贊之權密。以贊所戢彈延齡事。告延齡。延齡益得以爲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贊。竟罷贊相。以爲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言事者。皆言其屈。贊固畏懼。至爲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贊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卽迴馬而歸。由是貶贊爲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贊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止。贊之爲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贊而然。贊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卽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贊皆卒。

進呈唐陸贊奏議劄子

宋蘇軾撰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蘇軾同李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効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贊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贊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贊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贊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贊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卽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鼴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贊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沮聖言幽遠未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贊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復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

擬陸宣公從祀廟庭說

譚昌言

傳稱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自惟大聖斯具太和四科諸哲未聞兼美下此惟言行合轍不愧聖人之徒然而求於古人亦云難矣漢儒以註疏宋儒以講習並列學宮其間覈實者或有遺議若范文正蘇文忠文信國則多有擬祀者諸葛武侯岳武穆亦有以不必儒而擬祀者皆不謬於聖人之公是者也惟賈太傅陸宣公未有特擬二公皆言本仁義陸象山所謂賈誼是就事上說仁義陸某是就仁義上說事也太傅無論千言治策三論過秦爲漢朝第一文學卽梁王墮馬賦鵬自傷無愧冉顏之制行矣新舊唐史著宣公出入艱阻小心精潔又謂其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炳如丹青若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兩言印合道真踐履無媿龜山謂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術數可爲論天下事法蓋聖賢德義中最上一流人昔人稱其有董子之經術而不失之迂有晁錯名實而不淪於刻舉而措之可致純王上理又或稱其奏議爲仁義百篇唐孟子非過也合而論之賈勝董而陸又勝賈孔庭一席並不容少宣公歿三百年而蘇文忠始請進講奏議故顧東江詩有云一自貞元仇正論直從元祐講遺編今無復文忠者起而議其廟祀故宋黃先生幹詩有云莫是生平太忠體至今猶斥學宮前可感也

道光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奉上諭禮部奏議覆御史吳傑奏請陸贊從祀文廟一摺唐臣陸贊明體達用學術精粹其論數十百篇皆本仁義炳於丹青凡所敷陳悉原經術綜其平生推賢讓能舉直錯枉正以守己忠以事君道與伊傅爭衡文與典謨接軫雍正年間有旨褒其勳業稱爲千古名臣洵能遠契心傳有功正學近年節經降旨將原任尙書湯斌及明臣劉宗周黃道周呂坤從祀東西兩廡陸贊亦著從祀文廟東廡列於隋臣王通之次以崇儒術而闡幽光欽此

唐陸宣公奏議全集目錄

卷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論關中事宜狀

論叙遷幸之由狀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重論尊號狀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奉天論解蕭復狀

奉天薦袁高等狀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卷二

奉天奏李建徽揚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又答論姜公輔狀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又答論蕭復狀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興元賀吐蕃尙結贊抽軍迴歸狀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議狀缺

鑾駕將還宮闈論發日狀

請釋趙貴先罪狀

論替換李楚琳狀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卷三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論齊嘆齊抗官狀

請減京東水運收脚價於緣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

論綠邊守備事宜狀

商量處置竇參事體狀

奏議竇參等官狀

請不簿錄竇參莊宅狀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論左降官準赦合量移事三狀

論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卷四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條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二條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三條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四條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五條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六條

唐陸宣公奏議全集卷一

番禺汪銘謙益齋編輯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之良將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人情而已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辨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耗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蓄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尙恐其中或有傍遭誣誤內蓄危疑倉皇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爲謀逆以僭帝稱王者也况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若招撫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於苗格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稟鴟梟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閹茸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踘距踊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爲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爲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

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尙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閩濮笞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柚已空興發已殫而將帥者尙曰財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臣請復爲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唱亂之始氣盛力全恒青趙齊迭爲唇齒陛下特詔馬燧命之專征抱眞李芃聲勢相援於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旣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帥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旣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於是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此自昔必然之效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蹶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爲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爲之行齋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誠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

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倘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辨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以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卽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全餘生無復遠略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爲猖狂出師事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遑惑內外防虞所以纔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洛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爲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齒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覬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彊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常凌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扞襄野豺狼之羣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爲繼援累勅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人思自効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